

卷八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一

祖宗聖訓

太祖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
 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為意
 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
 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
 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

聖訓

初梁因宣武府第修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太

宗復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

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

太祖

書名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撰者 宋 江少虞 撰
 卷 卷八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貴重 34
 編號 C5924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24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仁宗天縱多能尤精書學凡宮殿門觀多帝飛白題榜勲賢神道率賜篆螭首王曾之碑曰旌賢冠準曰旌忠李迪曰遺直晏殊曰舊學丁度曰崇儒王旦曰全德元老文彥博父均曰教忠積慶李用和曰親賢范仲淹曰褒賢曹利用曰旌功呂夷簡曰懷忠張士遜曰舊德狄青曰旌忠元勲其餘不可悉紀或云初王子融守河中撰唐明皇題裴耀卿碑額獻之仁宗乃賜文正碑曰旌賢大臣碑額賜篆蓋始於此其後英廟神考亦屢有賜者澠水燕談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八
名臣事迹

韓魏公

韓魏公以元勲舊德夷夏具瞻熙寧中留守北都遼使每過境必先戒其下曰韓丞相在此無得過有須索遼使與京尹書故事紙尾止押字至是悉書名其為遼人尊畏如此每使至其國必問侍中安否其後公子忠彥奉使遼遼主問嘗使中國者曰國史類丞相否或曰類即命工圖之

二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莫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而樂也識者

以謂過人遠矣公舊有德於關中秦人愛之後子華自丞相出宣撫秦之父老有遠來觀於道傍乃愕然相謂曰吾以謂韓公乃非也於是相引以去虜人每見漢使必起立致恭以問曰韓公安否今在何處次問文富二老亦以公或以名而已公鎮大名四年虜使每涉林清縣即戒其下曰此韓侍中境內慎勿亂需索以辱我也又嘗有使曰我在國中想望韓公名今幸至此如何得見故事惟通攝少尹與之相見而已留守不出也又嘗有喻其下者曰獻侍中馬須擇好者來既而不如旨怒曰此豈比它處敢爾不加意遂笞其人易其馬

三

治平中夏國泛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

也時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魏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其辭對辨某事則以其辭折祝唯唯而退及宴使者果及十事九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所教荅之夏人聳伏祝常以謂魏公真賢相非他人可及也

灑水燕羨

四

韓忠獻公神道碑 神宗御製也中云薨前一夕有大星殞于園中擪馬皆鳴又曰公奉詔立皇子旬被頤命立 英宗爲皇帝旬立朕以承祖宗之序可謂定冊元勲之臣後銘其碑曰公行不歸中夕是悼尚

想公儀淡落苑草復御篆十字填金以冠其額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歸田錄

五

皇祐五年韓魏公拜武康軍節度使經略河東時公在定五年矣將行定人爭欲遮留公使不得出公關之一日偽遊衆春園陰欲由他道去民初不知至日晡始悟奔走宿於北門門不得闔寮屬相與設祖于道鈐轄郝質壯勇士也首感泣大慟聲徹于外官吏皆泣下既而道路士庶哭聲動原野

六

北嶽祠在州之曲陽縣歲久不葺守臣奉祠與執事者升降於頽簷壞廡間公以爲慢神莫斯爲甚廼完廟宇煥然一新每雨雪不時降公即走僚屬禱于祠

下而神必應之時北道荐饑定獨屢豐故嘗有詩曰靈嶽祠官尚未迴六花隨禱下瓊瑰其後公改帥并門又嘗題于廟云每時有水旱必致禱祠下無不響荅故狂道即靈居以謝並見魏王別錄

七

韓侍中薨差內臣張都知督葬事玄堂甃以石一切用度皆出于官上自撰墓碑題其額曰兩朝顧命定冊元勳之碑年會侍中薨上題其墓碑額曰兩朝顧命贊冊亞勳之碑倦遊錄

八

熙寧初公在咸秦平涼經略使蔡挺建議欲城白塔公許之及本路兵馬夫丁既興而虜騎亦至塞下挺恐兵敗而事不濟且已任其罪乃走使京師具事勢

如此及其可憂之狀請命於朝廷朝廷惟責公以不當增修保障致一路溝城懼於奔衝而不知始建謀者挺也公亦不自辨明洎城成無事公復奏挺之功而乞加獎諭焉公鎮大名魏之牒訴甚劇而事無大小公親脉之雖在疾病不出亦許通問請命而就決於卧内入或以公任勞事過多勉其略於總劾委於佐屬而少自便安公曰兩詞在官人之大事或生或死或予或奪至此一言而決吾何敢略也吾恐有所不盡而未嘗輒敢有以略也况其可以委之人乎公當政府十有餘年贊輔三朝黜陟羣材其入踐臺省外總方鎮出於門下者過半矣然其知恩感義於公者幾稀人或以此爲說公曰吾以至公之道薦人而不求人知以至公之道責人而不避人怨但無愧於

天地豈復要於人心也

九

慶曆八年大水歲饑流民滿道公大發倉廩募人入粟分命官吏設餅粥以食民公日往接視遠近歸之者不可勝數明年皆給路糧遣歸優詔褒美其略曰河北都轉運司奏去年河北艱食人戶流亡鄉多方擘畫全活人命及七百萬並歸本業蓋是卿用心拯救朕甚嘉之並見魏王別錄

司馬文正

司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識與不識稱之曰君實下至閭閻畎畝匹夫匹婦莫不能道司馬公之退十有餘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復用於朝熙寧末余夜宿青州北淄河馬鋪晨起北行

見村民百餘謹呼踊躍自北而南余驚問之皆曰人傳司馬為宰相矣餘以雖出於野人妄傳亦其情之所素欲也故蘇子瞻為公獨樂園詩曰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童兒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蓋紀實也

灑水燕談

孫威敏

皇祐末契丹使請觀太廟樂 仁宗以問宰相對曰恐非祠享不可習也樞密副使孫威敏公沔曰當以禮折之請謂使者曰廟樂之作皆本朝所以歌詠祖宗功德也豈他國可用耶使人如能留助吾祭乃可以觀之 仁宗從其議使者不敢復請

陳文惠公

陳文惠公將終前一日自為墓誌曰宋有潁川先生

堯佐字希元道號知餘子壽八十二不為天官一品不為賤使相納祿不為辱三者粗備歸息于先秦國公燕國太夫人仲兄丞相棲神之域吾何恨焉

王沔

王沔字禁望端拱初參大政敏於裁斷時趙韓王罷政出洛呂文穆公蒙正寬厚自任中書多決於沔舊例丞相待漏於廬燃巨燭尺盡始曉將入朝尚有留按遣決未盡沔當漏舍止燃數寸事都訖猶徘徊笑談方曉 上每試舉人多令公讀試卷素善讀書縱文格下者能抑揚高下迎其辭而讀之聽者無厭經讀者高選舉子嘗納卷祝之曰得王楚望讀之幸也

陶尚書

陶尚書 為學士嘗晚召對 太祖御便殿陶至望

見上將前而後却者數四左右催宜甚急穀終彷彿不進 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 上已束帶穀遽趨入並歸日錄

王荆公

王丞相嘗云自議新法謂青苗免役始終言可行者曾布也言不可行者司馬光也餘皆前叛後附或出或入澠水燕談

二

王荆公再為相永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平日唯與子雱謀議而雱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

遂以使相再鎮金陵未幾納節求閑地久之得會靈觀使居於金陵一日豫國夫人之弟吳生者謁荆公

寓止於佛寺行香廳會同天節建道場府僚當會於所謂行香廳太守葉均使人白遣吳生吳生不肯遷泊行香畢大會於其廳而吳生於屏後慢罵不止葉均俛首不聽而轉運毛抗判官李琮大不平之牒州令取閩州遣二阜持牒逮吳生吳生奔荆公家以自匿荆公初未知其事也頃之二阜至門下云捕人而誼忿于庭荆公偶出見之猶紛紛不已公叱二阜去葉均聞之遂杖二阜而與毛抗李琮皆詣荆公謝以公阜生踈失於戒束荆公唯唯不荅而豫國夫人於屏後叱均抗等曰相公罷政門下之人解體者十七八然亦無敢捕吾親屬于庭者汝等乃敢止耶均等趨出會中使撫問適至而聞爭廳事中使回曰首以此奏聞於是葉均毛抗李琮皆罷而以呂嘉聞為守

又除王安上提點江東刑獄俾遷治所於金陵

三

熙寧庚戌冬荆公自參知政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史館大學士是日百官造門奔賀者無慮數百人荆公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余坐西廡之小閣荆公語次忽顰蹙久之取筆書窻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余入後三年公罷相知金陵明年復拜昭文館大學士又明年再出判金陵遂納節辭平章事又乞官觀久之得會靈觀使遂築一第於白門外元豐癸丑春余謁公於第公遽邀余同遊鍾山懋法雲寺偶坐於僧房余因爲公道平昔之事及誦書窻之詩公憮然曰有是乎微笑而已

富文忠

慶曆末富文忠公鎮青州會河決商胡北方大水流民至入京東公所勸撫八州之民出粟以助賑給各因坊村擇寺廟及公私空舍又因山崖爲窟室以處流離擇寄居官無職事者各給以俸即民所贅聚藉而授券以時給之器物薪芻無不完具不幸死者爲叢塚收瘞自爲文遣使癸之明年夏大稔計其道理資遣還葉八州之間所全活者無慮五十餘萬人其募爲兵者又萬餘人仁宗嘉之拜公禮部侍郎公曰恤災賑乏官職也卒不受

見灑水燕談

二

富公弼忠厚正直出於天性始終一節故富公之使北也朝廷以三書與之其一增物二十萬其一增十萬其一以公主妻梁王使與虜約曰能爲我令元昊

稱臣納款我歲增二十萬物不能者歲增十萬虜曰元昊稱臣納款我願指之勞耳汝當以二十萬與我然須是謂之獻或謂之納然後可至於公主則不必爾也富公固爭獻納之名歸白朝廷

三

富公爲人溫良寬厚沈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智識深遠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皆反復熟慮必萬全無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後傍唱相公尊重客蹶踏起退及公爲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群公稍効之自公始也自致仕歸西都十

餘年常深居不出晚年賓客請見者亦多謝以疾所親問其故曰凡待人無貴賤賢愚禮貌當如一吾累世居洛親舊蓋以千百數若見有不見是非均一之道若人人見之吾衰疾不能堪也士大夫亦知其心無怨也嘗欲之老子祠乘小轎過天津橋會府中徙市於橋側市人喜公之出隨而觀之至於安門市爲之空其得人心也如此及違世士大夫無遠近識不識相見則以言不相見則以書更相弔唁往往垂泣其得士大夫心又如此嗚呼苟非事君盡忠愛民盡仁推惻怛至誠之心充於內而見於外能如是乎

四

治平中公自定州歸朝既入見退詣中書白執政以求致仕執政曰康寧如是又主上意方厚而去去

如此之堅何也公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後去乃不得已也豈得爲止足哉因退歸私第堅卧不起自青州至是三年九七上表其劄子不可勝數朝廷乃許之以太保致仕是時論者皆謂公精力克壯必未肯決去至是乃服

並廬陵居士集

五

富韓公熙寧中罷相鎮亳常居養疾罕出視事幕府諸君事須稟命者常以狀白公公批數字於紙尾莫不盡其理或事有難決諸君憂疑不能措手者相與求見公公以一二言裁處徐語他事諸君曉然率常失其所疑者退而歎伏莫可及也公早使強虜以片言折之謀尊中國及惣大政視天下事若不足爲者矧退處一郡乎

向文簡

太宗飛帛書張詠向敏中二臣名付中書二人者名臣爲朕記之向公自負外郎爲諫議知樞密院止百餘日咸平四年除平章事後坐事出永興軍駕幸澶淵手賜密詔盡付西鄙事許便宜從事公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會邦人因讎有告禁卒欲倚讎爲亂者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於廡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其知者命讎入先令馳逞於中門外後召至堦公振袂一揮伏卒齊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誅之勦訖屏屍亟命灰沙掃庭張樂宴餘賓從股慄

梅聖俞

王副樞疇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彞初除樞密副

使梅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也太右笑曰是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名聞於宮禁也聖俞在時家甚貧余或至其家飲酒甚醇非常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好學者宛轉致之余又聞皇親有以錢數千求梅詩一篇者其名於時如此 廬陵歸田錄

呂文穆

呂文穆公蒙正以寬厚為宰相 太宗尤所眷遇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因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鏡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以謂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為物累者昔賢之所難也

呂中令蒙正國朝三入中書惟公與趙韓王爾未嘗以姻戚微寵澤子從簡當奏補時公為門下相舊制宰相奏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加朝階公奏曰臣昔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六品京官况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能露寸祿者無限今臣男從簡始離襁褓一物不知膺此寵命恐懼陰譴止乞以臣釋褐所授官補之固讓方允止授六品京官自爾為制公生於洛中祖第正寢至易簣亦在其寢其子集賢貳卿居簡平日親與文瑩語此事云 並廬陵居士集

燕王元儼

燕王元儼太宗幼子也 太宗子八人 真宗朝六已亡歿至 仁宗即位獨燕王在以皇叔之親特見尊禮契丹亦畏其名其疾亟時 仁宗幸其宮親為

調藥平生未嘗語朝政遺言一二事皆切於理余時知制誥所作贈官制所載皆實事

廬陵歸田錄

陳堯叟

陳堯叟字唐夫爲廣西轉運使上言苧布所種與桑柘不殊旣成宿根旋拔新榦枝葉繁茂則刈之周歲之間三收其苧一固其本十年不衰每織布一端止售百錢蓋織者多而市者少故地有遺利人無資金自克復交廣布帛之數歲萬匹自勸民廣殖麻苧以鹽錢折變收市未及二年已得三十七萬餘匹請以苧麻充折桑棗之數令佐書曆爲諫

范蜀公蒙求

李文靖

李文靖公沈爲相王魏公且方參預政事時西北偶尚用兵或至盱食魏公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

優游無事耶文靖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北狄講和西戎納款而封禪祠汾蒐講墜典靡有暇日魏公始歎文靖之先識過人遠矣

廬陵集

二

李相簡穆公沈嘗被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兄爲無口匏公笑曰吾居政府然無長才但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此報國爾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畢徇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實多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正所謂也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於民耶公薨沐浴右脇而逝七日盛暑中方斂不聞腐氣信履踐之明効也

談苑

三

李丞相沈有長者譽一旦僕通宅金數十千忽一夕
道去有女將十歲姿格自爲一券繫於帶願賣於
宅以償焉丞相大恻之祝夫人曰願如已子育於室
訓教婦德俟長成求夫嫁之止請夫人親結縭以主
其婚然而務在明察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葦亦頗
良具奩幣歸之女範果堅白其二親後歸舊京問之
論感公刻心骨丞相病夫婦剖股爲羹饋之至薨表
經三年並湘山野錄

四

公嘗言李丞相沈重厚淳質言無枝葉善屬文識治
體好賢樂善爲丞相有長者之譽頗通釋典尤厭榮
利世務罕以嬰心其自奉甚薄所居陋巷廳事無重
門其偏下已甚頽垣壞壁沈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

妻戒守舍者勿令葺以試沈沈朝夕見之經月終不
言妻以語沈沈笑謂其第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
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咎維與言因語次及之沈曰
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
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
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
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後過疾沐浴右脅而逝
時盛暑停屍七日室中無穢氣亦履行之報也沈在
相位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沈同年生又與維善語
維曰外議以大兄爲無口匏維間嘗達亮語沈曰吾
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
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比有強虜西
有戎遷日盱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中

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
吾意自餘通藉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席必
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
意妄言即此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爲我
謝馬君沈常言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
害一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
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此蓋陸象先
庸人擾之之論也 揚文公談苑

五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 上曰李沈嘗言其非君
子時沈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聞蘇子
容云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
容言獨以無心故耳某因贊其語且言陳執中俗吏

耳特以至公猶能取信 主上况如李公之才識而
濟之無心耶時元祐三年與龍節賜宴尚書省論此
出廬陵居士集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八